尚書今古文集解

尚書今古文集解四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甘誓第四　夏書

六戰于甘

鄭曰天子之兵故曰大　大傳說戰者憚警之也　馬曰甘有扈南郊地名甘水名今在鄠縣西　後按漢志右扶風鄠縣古國有扈谷亭元魏改鄠京兆郡唐爲府故釋文云京兆鄠縣即有扈也水經渭水注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呂覽說此事以爲與有扈戰于甘澤爲夏后相說苑又以爲禹皆誤也孫云墨子明鬼篇莊子人間世皆以爲禹說苑所本也惟進

南齊俗訓云昔有扈氏爲義而亾高注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亾之與書序夏本紀合

乃召六卿

鄭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孫云墨子明鬼篇引禹誓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周官大司馬鄭注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書大傳鄭注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嗟說文作㸑段云堯典作咨此作㸑嗟言之別也

鄭曰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　馬曰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釋文正如字徐音征

鄭曰有扈與夏同姓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　馬曰姒姓之國爲無道者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　大傳三統三正也若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春爲正者貴形也

天用勦絶其命勦說文引作劋釋文馬本作巢段云當作劋漢武賦作樔尉石經以下誤作勦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段云恭當從墨子引禹誓殷本紀漢書作共故訓供訓奉也下同呂覽作龔作恭者衛包所改

左不攻于左女不恭命右不攻于右女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恭命攻墨子作共正史記作政墨子同詩出車牽同史記于左下無女不恭命四字

鄭曰左車左右車右　傳曰車左主射攻治也治其職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

我命　疏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如此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弗史記作不周禮注引同蔡氏本用之戮史記作僇下同

傳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社事奔北則戮之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也

予則孥戮汝釋文孥音奴周官司厲鄭注引作奴段云古奴婢妻奴字皆作奴孥俗字衛包所改唐以前本或借帑字說文以帑為金幣所藏字

傳曰孥子也非但止女身辱及女子言恥累也　後案司厲疏後鄭以尚書奴為子為罪人之子孫沒入縣官與孔傳同

戮社爲殺帑戮爲辱古人語質連文不嫌異解也　孫云三代以前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至秦始有連坐收帑之法周官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七十未齔本不服戎有爵者蓋別有罰故言奴僇以誓衆也　謹案夏時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莊氏珍藝說以司馬法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襍穀梁子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然則此篇及五子之歌允征三篇爲夏書之變猶詩風雅頌俱有正變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六終

仁和邵順穎校
桐城姚永槩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五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湯誓第五　商書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段云今文蓋作湯曰史記衆庶下衍來女二字孫云以訓格爾二字而轉寫者誤耳

鄭曰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商國在太華之陽

傳曰湯稱王則比桀于一夫 孫云此將伐桀而稱王者殷本紀載此誓下云于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詩長發云武王載旆是改號在伐桀前也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契所封也服虔王肅據左氏相土居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爲縣名非也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史記非作匪稱作舉多罪下作予惟聞女衆言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莊云多罪二字衍校書者以今文妄增入也

今爾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史記爾作女后作君作穡作嗇正作政無夏字江氏聲云夏衍字僞傳云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是其本亦無夏字莊云此夏當在敢行稱亂有下

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史記此十八字在今夏多罪之上段云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政共廿三字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共廿二字適與商書先後倒易以漢書攷之尚書每簡或廿二字或廿五字此則伏生壁藏之簡甲乙互異之故也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得此逸禮逸書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間編湯誓正間編之一證謹案段氏此說近是莊不從

今女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勿

協史記夏罪作有罪如台作奈何遏作止割作奪邑作國弗協訓不和莊云史記無今字此今字當在夏多罪上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亾史記時作是曷作何時及訓與

鄭曰桀見民將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曷嘗喪乎日亾我與女亦皆喪亾引不亾之徵以脅恐下民也　謹案鄭說本之大傳蓋今文家舊說孟子曰民欲與之偕亾此本義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史記輔作及莊云今文當作賚史記賚作理莊云今文或作釐釐賚古通是今文讀釐故訓理鄭注賚賜也知古文讀賚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女罔有攸赦史記爾作女無作毋孥戮作帑僇罔訓無

鄭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　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　識案軍法固重於常刑然夏商之初已有此語盤庚亦劓殄無遺育之語未採桀紂乃竟用爲常刑文武行寬大之政曰罪人不孥故大誓無孥戮之言牧誓亦惟云爾躬有戮所以革除夏商之弊暴秦又加厲焉漢初有約法三章之詔文帝始除收孥連坐之法王莽篡漢乃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書曰予維則奴僇女唯不用命者被此辠矣所以不旋踵而族滅也

後案論語予小子履篇孔安國注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今考墨子兼愛下篇引予小子履一段凡十三句爲湯說不云湯誓然國語內史過引湯誓遠在墨子之前安國注論語時亦以國語爲據蓋湯誓必別有一篇如武王有泰誓三篇又

有牧誓一篇所以重言申明之此篇當在百篇之外如堯曰咨爾舜一段今堯典所無不得以此疑論語也墨子尚賢中篇又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僇力同心以治天下豈非別有一篇之明證乎國語韋昭注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今湯誓一百四十四字首尾完好文義連屬絕無譌闕此必別爲一篇無疑東晉古文乃一概撰之入湯誥中則妄矣　謹案王氏此論極正莊珍藝先生別有攷定一篇今附錄於右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句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古文今文皆當作舉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予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

一人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夏罪其如台台何聲之轉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勿協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奴戮女罔有攸赦

莊云史記所載湯誓與東晉古文前後錯互以文義求之史記近是惟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下云今夏多罪天命殛之辭似重故東晉古文移改夏予惟聞以下二十字在而割正下女其曰上以正今文錯簡不知湯誓本有闕文非錯簡也今從史記本衍來女二字多罪二字校正東晉古文錯簡從墨子尚賢篇補闕文十四字從周語補闕文十七字共一百七

十五字爲成學治古文者攷正焉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七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六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盤庚第六　商書

盤庚遷于殷 釋文盤本又作般殷云隸釋引石經殘碑作般周官司勳注引亦作般孫云堯典疏鄭本分三篇唐石經每篇空一格蓋今文舊式

史記說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　馬曰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　鄭曰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於上累之祖乙爲湯元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

庚爲之臣乃謀從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爲君時事　後案書序祖乙圮于耿史記作祖乙遷邢邢卽耿也今順德府邢臺縣漢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傳云亳殷之別名是也今偃師屬河南府鄭主此說的然可信亳地依山故下言先王適于山也　謹案殷本紀云帝般庚之時殷已都河北般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耿作邢史記正義引括地志絳州能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漢地理志河東皮氏耿鄉故耿國在今山西河津縣杜篤論都賦云盤庚去奢行儉于亳張衡東京賦亦曰云盤庚作誥率人以苦鄭所云奢儉踰禮也盤庚之遷以辟河患者從民欲也以易風俗者違大臣之私心也蓋肯遷

者從之其不肯遷者亦止黜其爵祿聽之而已詳莊宗伯尚書既見

民不適有居

傳曰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

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段云慼當作戚古于戚覜戚憂戚同字此衛包所改後案易晉卦矢得勿恤虞翻注矢古誓字

莊云說文籲呼也商書曰率籲衆戚是古今文衆戚絕句不從者三篇中以民與衆爲告羣臣告庶民之別故特著之出當爲欪說文咄欪無慙一曰無腸意讀若卯戚出猶咄欪不憂事貌言衆皆無遷意也故盤庚順陽甲命誓之卽中篇所謂予若籲懷茲新邑也　謹案宗伯訓戚爲憂出爲咄嗟之

咄戚出矢言卽多方戚言於民也敉孔傳訓眾憂孫闕寮訓

貴戚近臣爲的

我王來旣爰宅于茲

傳曰我王祖乙居耿爰于也言祖乙已居于此　謹案傳非

也我王謂陽甲宅度也茲卽下文茲新邑謂亳殷言度邑於

亳殷者乃我王之意卽下文所云也

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謹案劉殺也匡救也稽考也台何也言我王敬民恐鄉於耆

侈沈溺之患而爾等不能相救以生其如卜稽所云何度邑

者必先龜卜下篇所謂敢違卜用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甯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馬曰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　鄭曰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　王氏石臞曰猶由通用也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謹案承嗣也斷命對下永我命猶乃命言烈業也

若顛木之由蘖　釋文蘖本又作枿段云說文顛頂也槇木頂也一曰仆木也顛字可包木頂仆木之訓說文㔾部甹木生條也引尚書甹枿古文言由枿木部巘伐木餘也引尚書甹巘蘖或巘字不古文巘从木無頭枿亦古文巘也蓋壁中古文作由枿枿或梓逸體今文作甹蘖皆萌生之意孔訓由爲用失之

馬曰顛木而復生曰枿　後案由訓爲生毛詩序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𢡟定字說由訓生儀訓宜也　段云昭八年左氏歲在鶉火是以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由亦當作甹則生生與滅相對爲義杜預亦誤由爲用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謹案盤庚述卜稽之云鄭氏所云爲臣時作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傳曰斆教也教人使用女在位之命　莊云說文斆覺悟也篆省作學學可讀戶教反不必從攴然後訓教也此斆當加字讀盤庚舊勞于外如武丁之自河徂亳彝其德至于神明故曰斆于民　謹案由乃在位猶無逸之作其即位也以常舊服正法度者遵成湯之德以正大臣之不率典刑者也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鄭曰耆儉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勑以無伏之　馬曰箴諫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

傳曰衆羣臣以下

王若曰

謹案王盤庚也言若曰小辛時史臣追述之

格女衆予告女訓女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孫云予告女句訓女猷句猷道也

謹案黜絀也時衆臣驕侈各懷二心故首出以謀去私心無傲慢苟安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

說文播敷也商書曰王譒告之　孫云修遂也指當作恉與旨同意也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謹案欽讀爲廞周官鄭注廞之言興也興厥旨則德意不下逮有逸言則民聽疑惑舊臣無之故能媚于天子媚于庶人也

今女聒聒 段云聒說文懖拒善自用之意也从心銛聲商書曰今女懖懖古文从耳作聲此壁中書衞包改爲聒 馬曰懖懖拒善自用之意 鄭曰懖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 段云言其不可教訓不知話言非多言讙聒之謂也

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謹案言汝羣臣既讚讚回遹而又與信險膚淺之旨以沮撓國事予不知女所爭何事

非予自荒茲德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 孫云含史記作舍惕白虎通引作傷

予若觀火予亦拙

周禮司爟注爟讀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熱火歟注云爟火史記封禪書作權火爟權觀古通借字說文炪火光也商書予亦炪謀讀若巧拙之拙是謀字古今文皆絕句今改向下讀

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段云穡當作嗇

謹案作始也言作事謀始始于艱勤終于逸樂無逸所謂艱難乃逸也

女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女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

鄭曰昏讀爲暋勉也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女不和吉言于百姓惟女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女悔身何及相時憸民悔身之身漢石經作命憸作散說文作㥶疾利口也从心从冊書曰相時㥶民莊云小徐本作冊聲是㥶从刪省聲與憸異也段云古文作㥶今文作散枚氏古文作憸

馬曰相視也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

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女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莊云沈當作抌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爾眾唐石經作女眾宋本同王石臞曰靖通竫以通靜善也段云嚮當作鄉此字衛包所改

馬曰靖安也　謹案言相乃小人猶相顧于箴戒之言其發

言恐有口過況予操生殺之柄而女等包藏禍心播造遙言以戕衆如燎原之火不可撲滅也乎對下度乃口言之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段云遲集韻引作遟此采自宋改釋文也衞包改遟爲遲石經殘碑作人維舊無求字下求字作救古通用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釋文掩本又作弇五經異義引作絕

玆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大傳說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玆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

從與享之此之謂也，謹案三十里二十里十五里皆開方之數與董子說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方十五里說合　鄭曰大享謂烝嘗也　謹案公羊何氏說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與毛詩序長發大禘及阿衡義合詳禘義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漢人引若矢之有志朱武曹云志古通識索隱引作織識猶準也

鄭曰我告女于我心之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巳心度之可施于彼然後出之

女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唐石經作老侮古文馬鄭孔本皆同漢石經殘碑作翕侮翕狎也假

儺字弱石經作流孫云鄉飲酒義鄭注流猶失禮也　謹案有古文當作叉

鄭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　孫云趙充國傳上老之臧西戚云左氏華臣弱皋比之室杜注弱侵易之王伯申云老侮與弱孤對弱孤猶弱寡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釋文長竹丈反　後案當如字

謹案傳訓猷爲謀段云爾雅釋古猷已也作猷猶作輟也若後世言進止指揮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女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釋文佚音逸段云爾雅釋言逸過也郭注引書曰女則有逸罰

傳曰有善則眾臣之功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罪已之義

後案周語內史過引之韋注義與傳同佚彼作逸恐作佚者

非也　謹案佚逸同部古通用佚[illegible][illegible]九[illegible]訓爲失罰[illegible]

當罰較𢽾孔義爲當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段云恭石經作共孔訓奉是古今文皆作共也度釋文徐如字亦作渡渡疑敫字之誤柴晉杜乃擭亦作敫孔訓居疑古文作宅乃口之乃石經殘碑作爾又云石經殘碑于下篇般庚遷之上空一字則上篇中篇相接處亦當空一字今文雖合爲一篇而固區別書序殷本紀皆云作般庚三篇也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鄭曰作渡河之具　王曰爲此思南渡河之事　謹案作起也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釋文誕馬作亶誠也造上報反馬右𠃬反爲也段云馬讀單爲亶故訓誠也衆經音義引尚書咸造忽媟孔曰媟嫚也傷也忽字之誤褻本作

娸其引孔傳亦與今不同莊云亶當爲膻勿古
文旃造當爲遂皆假借字叚讀曾我督御之督

謹案周官司常通帛爲旜襍帛爲物鄭注通帛爲大赤從周
正色無飾襍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凡九旗之帛
皆用絳司常又云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大司馬云師都載
旜鄉遂物鄭注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
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今按爾雅因章曰旃孟子曰招庶人
以旃旃旜同說文勿古文旃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斿襍
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般庚上篇主于告羣臣此
篇主于告萬民用旜以令鄉遂大夫率其民而聽誓其羣臣
前受訓戒者以次各就其旗而立王庭者耿都之外朝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莊云上朕當作朕古朕字下朕如字

失當爲矢江氏聲讀爲佚

嗚呼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江氏聲讀承保絕句漢石經作后胥高鮮今從之

謹案胥相也高鮮鮮原也毛詩傳引爾雅小山別大山曰鮮浮過也言天時雖有霖潦泛溢之患而鮮原之地足以避之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鄭云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　注云殷當爲慇說文慇痛也懷囘也往而不囘猶言徂落　謹案言遭家不造我王徂謝倏忽又已三年不獲親見遷都之業然其所造謀皆視民利用而遷之寔稱陽甲以勤萬民思慕之意而晉賈循之

徒猶謂盤庚不序陽甲之廟抑何誣聖亂經之甚也

女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女俾女惟喜康共非女有咎比于罰段云曷字盤庚凡見俱當作害

謹案承奉也俾讀如顧命俾爰之俾猶引也或讀承女俾句俾女惟喜康共絕句今不從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女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女遷安定厥邦女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漢石經女遷之女作爾邦作國女不上有今字

謹案今女不憂以下謂民之邪辟者也

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莊云欽當爲厥忱當爲抌說文抌深擊也讀若告言不正曰

抌古文僭厥爲歆歆貪也言貪念以不正之言搖動上心

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女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

其或稽自怒曷瘳漢石經稽作迺怒作怨見隸釋皆從之畢以田云臭敗壞也迪進也

謹案爾抌不屬言爾心不一也對下命女一言之

女不謀長以思乃災女誕勸憂漢石經誕作永

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在上今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

倚乃身迂乃心段云倚玉篇引作踦曲也說文踦戾足也孫云穢當作葳臭同䲔倚同掎說文踦偏引也朱武曾以今予命女絕句一詞也

孫云無以敗穢之物自䲔喻浮言之不可嚮邇也恐人掎引

女身迂迴女心言牽制誘引之使不得自由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迓匡謬正俗作御段云迓字說文所無此衛包所改

予豈女威用奉畜女眾汕云眾衍文或古文作泉屬下讀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丕漢石經作不

謹案羞進也懷安也羞爾懷爾卽上承女俾女多方所云宅爾宅畋爾田也

失于政陳于玆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丕漢石經作不崇作知

女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王曰生生進進進進同心願樂之意　謹案莊子大宗師云生生者不生釋文引崔云常營其生爲生生蓋卿士大夫皇皇求利有取死之道若萬民而不開其麗則非厚生之事故此責以不生生下云往哉生生敢其生生生生是肩皆言利用厚生之事王云猷詞也

先后丕降與女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女女罔能迪莊云幼孫句有比故句女罔能下脫或獨任字今文脫亂在父字上迪字屬下讀畢云迪久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女其作我畜民女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戕漢石經作匠謹案則當作賊古假借字

孫云畜民順于道不逆于倫是之謂畜謹案戕賊即下文暫遇姦宄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說文具共置也从廾从貝省古以貝爲貨蔡氏曰此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爲羣臣言也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乃父之乃唐石經作先朱本同釋文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段云乃祖乃父丕乃告絕句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

說琨絶句朕孫唐石經作朕子孫
崇將勿詳漢石經作興將不永

嗚呼今予告女不易嗚呼漢石經作於戲謹案易鄭讀
如字王肅讀難易之易今從鄭

鄭曰我所以告女者不變易言必行之

永敬大恤無胥絶遠女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莊云敬
當讀儆

戒也下念敬同分漢石
經作比設漢石經作翕

謹案絶遠所爲爾忧不屬也

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

俾易種于茲新邑段云恭當作共莊云滅之二字當衍王伯申
云暫讀曰漸漸詐也遇讀曰偶淮南原道篇

偶睦智故曲巧詐僞是以僞爲奇袤之隅也亦通恐隅荀子
止論篇上幽隱則下漸詐矣呂刑民興胥漸漸亦詐也究說
文姦也外爲盜內爲宄古文作[illegible][illegible]劓說文劓之或
字廣雅劓斷也王伯申云劓殄猶多方之刑殄劓割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女遷永建乃家漢石經乃家下空一字
段云歐陽尚書蓋式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鄭曰從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

綏爰有衆

鄭曰爰于也安隱于其衆也　謹案此篇亦告衆臣之辭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漢石經作曰女罔台民勖建大命江氏聲曰台當爲紿段云懋勖古同部字

鄭曰勉立我大命使以識教令常行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漢石經予作我堯典疏云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賢陽文選魏都賦注引尚書般庚曰優賢揚歷三國志管甯傳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漢唐扶頌優賢颺歷袁良碑優賢之寵皆用今文尚書說文臤古文以爲賢字謹案今文心字屬上讀優賢揚歷爲句勝古文本莊云困學紀聞云伏生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之皆古文所無按若德明哉四字當在今我其敷下

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莊云言卑應言匹字或在予一人下卑俾通協

比讒言句予一人爾言卑應言讀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漢石經嘉作績

後案古我先王謂湯也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者帝嚳也立政三亳鄭注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亳地依山故曰適于山也地高水下而無河圮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也漢志河南有成皋縣卽虎牢也轘轅在河南緱氏縣東南阪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轘轅今偃師降谷或云卽今永甯縣北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爾謂漢石

經作令儞
悪畏作畆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
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謹案說文遥至也今通用弔又省作弔說文弔从人持弓莊
渠魏氏謂當从人執弗弗即弜字莊云古文叔字从人从弟
作弟經典不弔多係不淑之譌莊子俶詭亦譌弔詭此的當
爲叔亦俶之假借釋詁俶始也毛詩四月傳廢忕也由用靈
善也各爲格之假借正也賁讀爲奔謀弟句各非句卜用句
茲賁何言我非侈大其謀始獨斷於爾卿士庶民之言善則
用之非則正之卜用之云必不敢違以宏此大遷也此洪範
所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而皆從者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侯石經作桀

傳曰國伯二伯及州牧也眾長公卿也庶幾相隱括共為善政　謹案隱讀勤恤民隱之隱猶言恫瘝乃身視民如傷也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懋侯石經作勖莊云念讀為諗告也敬讀為儆戒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恭段云當作共莊云欽當為廞興也謂興賢興能也即上所謂優賢揚歷是也下弗欽如字

鄭曰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　謹案勉選左右詔戒眾臣明示以好惡我不任挌克眾斂之臣惟克開民艱使爾民安居樂業者則其以爵等登用之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謹案總衆也貨寶卽貝玉民功曰庸言無敢斂貨財惟敬爲
民謀生乃爾功績也用布民德兼正德利用厚生言之永任
一心所謂咸有一德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十八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七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高宗肜日第七　商書

高宗肜日釋文肜音融　說文彤船行也从舟彡聲玉篇祭也又舟行也詩絲衣鄭箋作融思元賦李善注融彤古字通融案彡聲在古侵部融聲在古冬部毛詩今用最近也

爾雅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

越有雊雉雊史記作响俗字越于也段云古文作粵

漢五行志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劉歆以爲羽蟲之孽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

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孫云南方近火祥火爲禮是爲宗
廟失禮之應

祖巳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史記作祖巳曰王勿憂先正事格漢五行志孔光傳外戚傳俱引作假

鄭曰祖巳謂其黨　孔光云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
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更改若不
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莊云光
父霸及光皆傳大夏侯尚書是今文作假也假讀爲叚此與
逸書嘉禾篇假王莅政勸和天下皆叚王之事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史記無民字

謹案禮喪服大傳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
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天尊而不親故主義敬采

于以文公先禰後祖乃無天言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民中史記作中絕其命江云民字當衍

鄭曰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惑焉故引以諫王也　孫云殷自陽甲已來兄弟相及皆不永年此不敢斥言前王故泛推天命人事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孚史記作付孔光作附付漢石經同如台史記作奈何

孫云孔光說爲正德以順天也付說文與也德說文外得于人內得于已祖已以爲天命雖有修短之殊既付于我當修德以待之先王兄弟相及多不永年有不修德者亦有修德

者未可以不永年而謂其失德鈌其常祀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惡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受命保慶卽付命正德之謂如奈也台何聲之轉　謹案乃曰其奈何者猶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言天命以五德之正性而不順德不罪巳者乃責命于天也

烏乎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司史記作嗣胤訓繼典訓常豐作禮昵訓棄道段云今文嗣古文司也惠徵士引晉姜鼎司朕先姑劉原父釋司爲嗣也昵本當作尼是禰之假借正義本同馬本衛包改作昵羣經音辨引此經作尼是未改之釋文本也

馬曰昵考也謂禰廟也　謹案殷本紀高宗武丁成湯十世孫小乙之子祖乙之元孫也禮稽命徵云殷五廟立子孫而

六世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公
羊何注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何氏又云弟無後兄之禮爲亂
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是成湯書之
帝乙六世王按成湯至祖乙爲七世祖乙至帝乙爲十世皆
不數兄弟爲後者殷自成湯至帝辛凡十七世若數兄弟爲
後者凡三十王推何劭公說毀廟之義兄弟同爲昭穆殷高
宗時四親廟祖乙爲昭祖辛沃甲同爲穆祖丁南庚又同爲
昭供一廟二室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同爲穆一廟四室詩
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
之道故新路寢焉孫觀察以高宗繼父小乙慈良于喪其于
父廟祀必獨豐而世父之廟不序既戚祖巳之言乃修建寢

廟所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也經云罔非天允言嘗爲天子者廟號祀典皆有常法味經宗伯云王爲下士之式先害尊尊之義則民將安倣哉禮俗不刑義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古察近明世宗實隕厥元命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九終

仁和邵順國
桐城姚永槩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八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西伯戡黎第八　商書

西伯既戡黎　釋文伯亦作柏惠定宇云穆天子傳郭注云古伯字多从木釋文戡音堪說文作𢦟云殺也此戡訓剌音竹甚反段云壁中本作𢦟後易爲戡爾雅郭注引作堪文選李善注或引作今古同音字黎說文云𨞚皆後人改之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商書西伯戡𨞚段云此戡字本作或彼𥝋字本作𨞚皆後人改之古文尚書作𨞚後易爲黎今文作耆亦作飢亦作阢書大傳作耆殷本紀作飢徐廣曰飢一作阢孫云阢不成字即飢之誤字周本紀作耆莊云據字書常作阢

鄭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爲雍州伯也南兼梁荊國在西故曰西伯戡黎入紂圻內　王曰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爲西伯黎侯無道文

王伐而勝之　謹案書大傳以戒耆之後紂囚文王于牖里史記以出羑里之後始命西伯得專征伐而伐飢國滅之于事史記爲信漢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後案黎亭在山西潞安府長治縣西南縣爲府治而說文云上黨東北者其時郡治長子今之府治非漢之郡治也黎侯不知何氏左氏宣十五年晉滅潞氏數以奪黎氏地之罪杜注同此若呂覽武王封帝堯之後于黎詩序黎侯寓于衞水經黎陽縣注引之黎陽爲漢魏郡屬縣故城在今衞煇府濬縣西南三里非此黎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傳曰文王率諸侯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

迺近王折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爲周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史記格爲假潛夫論作假爾元龜罔敢知吉集解曰徐廣曰元一作卜

馬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　傳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

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者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戲史記作虐孫云虐或謔之古文莊云詳鄭注是古文亦作虐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史記虞下有知字莊云詳鄭注本無知字

鄭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

德不修敎法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釋文摯本又作藝說文藝至也商書曰大命不藝讀與摯同段云壁中本作藝後易作摯史記訓爲至作大命胡不至唐石經旁注

胡字于命不之閒誤也如台本紀作奈何

王曰烏乎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烏乎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說文引作迺釋文參七南反馬云參字累在上段云此條蓋經開寶中竄改文理不可解玉篇厽力捶反累墜爲牆壁也尚書以爲參字此末經係強輩改竄處益尚書本作厽而孔讀爲參釋云厽七南反馬力捶反累也罪多累在上厽絫古通用積累字古多作絫累乃俗字汗簡古文四聲韻皆云絫字見石經尚書蓋絫譌孔傳或有厽譌爲參之語衍包并刪之耳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謹案指乃功言紂自作不典帝乙以前無失德也戮于爾邦言災必逮夫身詩召旻亦言不烖我躬也此及下微子篇爲商書之變亟戒深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 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九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微子第九　商書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父師史記作太師下同

鄭曰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時猶未正及生紂時巳得正爲妻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微與箕俱在圻內箕子比干紂之諸父　謹案鄭說微子與紂同母本之呂覽與史記異史記以父師作太師說爲太師疵少師彊與論語太師摯少師陽漢書古今人物表禮樂志董仲舒傳淮南說論訓合馬鄭用論語三仁義較正馬融論語注微箕二國名

于爵也水經注泲水又北逕微鄉東京相璠曰公羊春秋經莊二十八年冬築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元和志則云沛縣微山上有微子冢去縣六十有五里未知孰是或東平之微鄉爲微子采邑沛縣之微山古宋地成王命微子爲殷後因以名之耳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宋世家或作有亂訓治正作政

我祖厎遂陳于上

馬曰我祖湯也孫云厎致也遂成也陳道也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酗宋世家作湎說文酌醉醟也醟酌也無酗字東晉古文所改世家酒下有婦人是三字厥作湯段云今文以婦人是用爲句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方世家作並段云今文當作旁

馬曰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　鄭曰凡猶皆也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敵讎言更相攻奪　孫云鄭氏無逸注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草竊猶鈔掠也師師如梓材我有師師言衆長也凡有辠辜乃罔恆獲者言紂爲逋逃主致民相仇怨卽牧誓所云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是也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淪世家作典莊云今文淪作倫聲近而誤錢辛楣云攷工頎典鄭司農讀典爲殄燕禮不腆注古文腆爲殄是典腆與殄通段云孔傳以涯際訓津字正義以爲經文無涯字世家徐廣注一作涉水無舟航亦訓津字釋文涯五皆反自爲孔傳設非爲經文設也

殷遂喪越至于今

馬曰越于也于是至矣于今到矣

曰父師少師

馬曰重呼告之

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狂世家作往鄭本同耄遜于荒世家作吾家保于荒喪徐廣曰一云丁是家保莊云今文遜作保無耄字正義引鄭注耄昏亂也是鄭讀保爲耄東晉古文改保爲遜又從鄭作耄曲爲之說其義更支釋文耄字又作旄王氏後案耄字說文所無鄭本或作旄或作薹

鄭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　馬曰卿大夫稱家　謹案出狂讀如詩大雅及爾出王之王即左氏嘗勞之逞傳訓爲發疾生狂非也鄭訓耄爲昏亂則當非耄者之訓當從史記作吾家保于喪言吾家保安于喪亂也

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指世家作故段云當作旨讀說文引作躋說文無隮字謹案石經有隮字告予絶句王伯申云指或通致或通底通者當讀無指告句予顚隮句

馬曰隮猶墜也恐顚墜于非義當如之何也　鄭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禮記曰何居　謹案顚頂也而訓仆隮升也而訓墜古人制字之義相兼也凡顚墜者升極高而墜必死易明夷上爻所謂於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也

父師若曰王子

鄭曰少師不荅志在必死　傳曰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

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毒世家作篤降訓下災作菑荒訓亡邦作國江氏聲曰方興沈酗于酒亦字衍莊云當在以容將食下文有脫亂也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

用以容將食無災攘竊世家作陋淫一本下有攘字莊云將當
爲莊子作囊鑄鼎作鼐古文字異今讀以容將食句言以祭
祀之牲飾爲常高食之貴也無災當作天災古無作无形近
而譌犬災
爲下讀

馬曰因來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　傳曰牛羊
豕曰牲器實曰用　鄭曰犧純毛牷牲體具　謹案公羊傳
何氏說成七年乃不郊之義曰成公當坐盜天牲用此經義
也父師言殷君臣廢天地大神祇之祀以犧牲籩豆之薦共
相容隱高食之而無有災疾者明神祇既不享殷將厚其毒
而降之罰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皋合于一多瘠罔詔釋文讎如字徐
云鄭音疇馬本作稠莊云
用乂句召敵句瘠讀脊

馬曰讎數也斂賦斂也　莊云天災降監殷民用乂言天之下災于殷邦固下視殷民用悔辠自治也讎斂召敵讎不怠者言讎民之事聚于上致民與上爲敵是有以召之而上讎民之事猶後曰甚不懈怠辠叢于一人脅脅大亂告不勝告況告者必死終不得治乎　謹案詩大雅所謂炰烋中國斂怨爲德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釋文臣僕一本無臣字敗說文引作退敹也段云壁中尚書敗字蓋皆作退說文古文僕从臣作𢓊段云此臣字當刪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刻子論衡作孩子又作微子曰釋爲紂爲孩子之時微子覩其不善之形今不從

馬曰云言也刻侵刻也　莊云詔王子出句迪我舊云刻子

句舊當爲告刻當爲亥釋詁迪作也言告之作在亥子之辰
也　謹案殷本紀敘微子謀去在武王觀兵之後是時紂惡
已稔八百諸侯皆曰可伐武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復
歸文王繫易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傳曰南狩之志乃大
得也謂伐紂也又曰亥子之明夷利貞傳曰亥子之貞明不
可息也是文王武王箕子皆知周黜殷命之數在癸亥甲子
之朔國語載伶州鳩之言即箕子所稱迪我舊云非小數書
也

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馬融論語注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　莊宗伯云武王克
殷時面縛銜璧者武庚也故武王封之以續殷祀箕子知紂

子無後誅君之子不立無讎也故洪範云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至武庚以叛誅微子方歸周而受封于宋以續殷帝乙以上之祀箕子所云王子弗出我乃顚隮至是乃驗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釋文靖馬本作清馬徐音敕孫云靖乃瀞之省

馬曰清潔也　傳曰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我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于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一終

仁和邵熙顥校
桐城姚永槩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大誓第十　周書

惟四月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史記作東觀兵至于孟津大傳孟作盟

大傳注四月者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　馬曰畢文王墓地名　鄭曰孟津地名六軍之兵東行

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齋栗允哉

大傳司徒在司馬前今從史記允哉大傳作亢才誤允哉史記作信哉　謹案詩大明疏大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後案及孫觀察本俱誤以司馬在前四字作經文疏意

言牧誓司徒在前此變文司馬在司徒前也　馬曰諸節諸受符節之有司也

予無刻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予小子受先公大傳作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史記作先公功

莊云釋詁公事也言受之文王

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于先祖之遺史記必作畢古通御覽引大傳作戮功下有明字力說苑正理篇引作協抱朴子用刑篇作立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意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正稽古立政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周官太祝疏漢書郊祀志刑法志班固傳注說苑臣術篇

鄭曰丕大也律法也

大子發再拜稽首太說雍

師行齊世家周本紀作遂興師

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號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周本紀號曰齊世家作以誓案鄭注古文同本紀索隱蒼兕本或作蒼雉

鄭曰師尚父文王于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尊之號令之軍法重者　馬曰蒼兕主舟楫官名

大子發升于舟大傳白虎通同周本紀作武王渡河

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大傳董仲舒傳終單傳天問王逸注休哉下有周公曰雖休勿休

馬曰魚者鱗介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眾

與周之象也　鄭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色天意若曰以殷與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然五至以穀俱來　周本紀大傳思文疏董仲舒傳注繁露同類相應篇

焉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鵰鷙鳥也明武王能伐紂　鄭曰五日燎後數日王屋王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作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色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

命曰爲乎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巳三年矣穀蓋乎麥也詩曰詒我來牟

周公曰復哉復哉大傳上有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復皆茂

大傳曰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顏師古曰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一說周公以天意示紂尚未可伐當還師復歸也

使上附以書大祝譽上有周公二字彼節去上文故加周公以明之報告于王王動色變士昏禮疏儀弓上疏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咸曰受可伐矣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惟丙午王還師周本紀大傳大明疏閟宮疏文王世子疏漢律志還或作遊或作遂皆誤也

十一年莊云太誓不記年故劉歆輩誤以爲十三年也此三字太史公據書序言之

惟十有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師乃鼓鼗譟師乃搯前歌後舞

格于上天下地大傳大明疏大司馬注說文手部鼓古通搯譟大傳作譟搯作搯注喜也搯譟王逸天問注作鳧譟格一作極

說文搯搯也周書曰師乃搯搯者拔兵刃以習擊刺也詩曰

左旋右搯禮祭統曰舞莫重于武宿夜皇侃云師說書傳云

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

名焉武宿夜其樂亾

諸侯咸會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周本紀詩大明疏詩譜序疏鴻鴈箋說文攴部孜本紀作孳

孔穎達曰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

有安居

王乃誓曰格爾衆庶史記武王乃作大誓告于衆庶莊云覆文當如是孫云史記所云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是偏告諸侯之辭疑是太誓中篇史公約其旨卽尚傳所引大誓然則中篇之佚久矣此下篇武王以紂罪告于衆庶也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

馬曰動逆天地人也

離逷其王父母弟

鄭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

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周本紀徐廣曰怡一作辭孫云禮樂志怡作以

今予發今上史記有故字莊云故今二字當作肆

惟共行天罰勖哉夫子勖史記作勉不可再不可三周本紀

鄭曰夫子丈夫之稱

莊云今文太誓叅書古文同故馬融鄭康成王肅皆有注王肅曰大誓武王以大道誓衆馬融曰大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夫紂禮記引大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

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多勿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所引書傳皆同東晉古文益爲孔疏改從今本矣墨翟書引大誓有去發有大明去發當爲太子發武王受文王之事故自稱太子述文王伐功告諸侯且言紂未可伐爲大誓上篇大明即詩所謂會朝清明也詩書皆曰大明明武王之再受天命爲中篇與今文大誓辭雖不同亦互有存佚可參考下篇當爲商誓武王入殷爲商庶百姓新命于天告之以周自后稷至于文王所以受命及紂之所以亡在逸書三篇皆明天命故曰大誓其非全文不錄爲記溥著于左方

於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於本作惡有當爲右助也言天之助明德其行事甚章著鑑當爲監詩云殷監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

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九有九州諸侯皆去殷而歸周上帝不順祝降其喪祝斷也言天將斷棄其身惟我有周受之大商商本作帝言天改殷之命而周受之大誓太子發見墨翟書

我武維揚揚續也文王有武功武王續之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國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密須犬夷黎邘崇于君殘其民以殺伐自張大文王侵其疆取之孟子所謂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者也一說于即詩所謂阮也密須侵于之疆文王取之于湯有光大誓見孟子言文王之功亦太子發文

紂越厥夷居居蹲也不肯事上帝鬼神棄厥先神祇一作禔不祀乃曰吾有命一作我民有命無僇一作戮鼻務一作排屆天下僇且也鼻當屖居天棄而勿保弗一作不大誓大明見墨翟書

獨夫紂荀子所引大誓當在越厥夷居之上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

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大誓亂下有臣字論語無左傳又有商兆民離周十人同管子引大誓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大旨亦相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引大誓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引大誓文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國語引大誓故文韋昭云故故事也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坊記引大誓文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也字疑誤發擧鈞墨子引大誓文商王大亂沈于酒德避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妲已爲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不辜謂九侯鄂侯比干也守法之臣殷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呂不韋書言武王告諸侯之辭亦大誓類也

趙岐曰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

也

莊曰古大誓篇雖亡然以書序推之知亦不記年故特書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今文太誓雖晚出然去古未遠覩克殷世俘爲近實亦周史記之文不過非百篇中大誓耳其記月皆用商正故曰惟十有二月戊午史記從書序加十有一年記月則仍今文大誓故不曰一月戊午若篇中已記年則劉歆輩不得謂云十有一年會諸侯十三年伐紂矣至其得白魚赤烏之瑞君臣相戒及武王數紂之惡曰毀壞其三正尤非三代以下所能言故以今文大誓充學愈於以世俘爲武成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二終

仁和邵順顥
桐城姚永槩 校